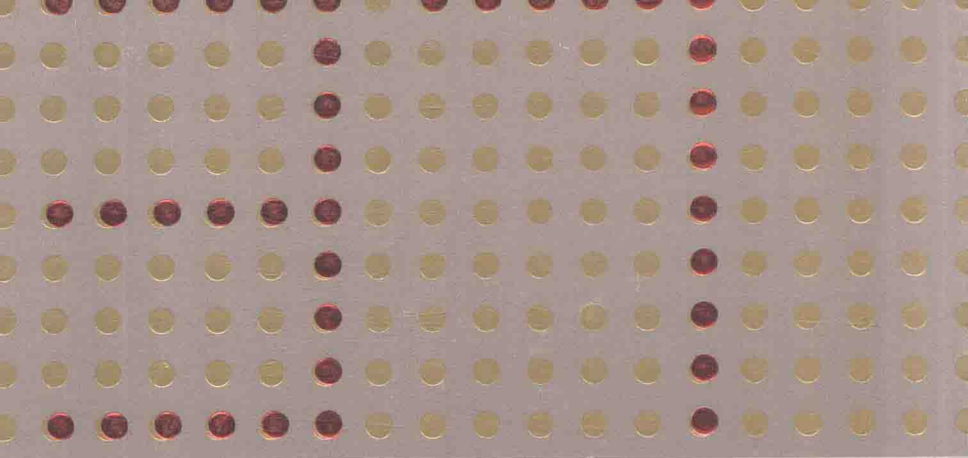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中国新文学大系

1937-1949

第三十七集 中篇小说卷二

沙汀 序

中国



新文学大系

1937—1949

第七集

本书编辑委员会编

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, 1937—1949

In 20 volumes

VOLUME VII: NOVELETTES—Part II

Preface by Sha Ting

Shanghai Literature & Art Press 1990

Shanghai, China

中国新文学大系

1937—1949

第七集 中篇小说卷二

沙 汀序

编辑： 本书编辑委员会

出版 上海文艺出版社

发行： （上海绍兴路74号）

经销： 新华书店

印刷： 上海大一数码技术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22.625 插页 6 字数 627,000

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5,000册

ISBN 7-5321-0536-9/I·431

定价：146.00元

（影印本2009年6月）

《中国新文学大系 1937—1949》编辑委员会

赵家璧(顾问) 丁景唐(顾问)

孙 颙* 江曾培 余仁凯 周 天

范政浩 郝铭鉴 聂文辉 倪墨炎

(按姓氏笔画为序,*为本卷执行编委)

本卷编选者

伍加伦 钟德慧 潘显一

本卷责任编辑

何凝白

封面设计

袁银昌

版式设计

蒋福海 王 敏

中篇小说卷二

沙汀序

目 录

憩园·····	巴 金 (1)
春草·····	靳 以 (129)
李有才板话·····	赵树理 (223)
洋铁桶的故事·····	柯 蓝 (263)
伍子胥·····	冯 至 (339)
牛全德与红萝卜·····	姚雪垠 (391)
风雪·····	王西彦 (501)
原动力·····	草 明 (547)
一个女人的悲剧·····	艾 芜 (639)
编后记·····	(718)

憩 园

巴 金

《憩园》，一九四四年十月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。本书采用此初版本。

我在外面混了十五年，最近才回到家乡来。虽说这是我生长的地方，可是这里的一切都带着不欢迎我的样子。在街上我看不见一个相熟的脸庞，其实连那些窄小光滑的石板道自己也改变了，代替它们的全是些黄土飞扬的宽马路。便是僻静的街巷现在也显得热闹起来。公馆门口包着铁皮的黑漆门槛全给锯光了，让崭新的私家包车傲慢地从那里进出。商店的豪华门面几乎叫我睁不开眼睛，有一次我大胆跨进一家高门面的百货公司，刚刚指着一件睡在玻璃橱窗里的东西问了价，就给店员猛喝似的回答骇退了。

我像一个异乡人似的住在一家小旅馆里，付了不算低的房金，却住着一间开了窗便闻到煤气，关了窗又见不着阳光的小屋子。除了睡觉的时刻，我差不多整天都不在这房间里。我喜欢逛街，一个人默默地在街上散步，热闹和冷静对我並沒有差别。我有时埋着头只顾想自己的事，有时我也会在街头站一个钟点看两个车夫打架，或者听一个瞎子唱书，同一个看相的谈天。

有一天就在我埋头逛街的时候，我的左膀忽然被人捉住了，我吃惊地抬起头来，我还以为是自己不当心踏了别人的脚。

“怎么，你在这儿？你住在什么地方？你回来了也不来看我！该骂！”

站在我面前的是我的小学同学，中学同学，大学同学姚国栋，虽说是三级同学，可是他大学读毕业又留过洋，我却只在大学念过半年书，就因为那位帮助我求学的叔父死去的缘故停学了。我后来做了一个写

过六本书却没有得到多少人注意的作家。他做过三年教授，两年官，以后便回到家里靠他父亲遗下的将近一千亩的田过安闲日子，四年前又从本城一个中落的旧家杨姓那里买了一所大公馆，这些事我完全知道。他结了婚，生了孩子，死了太太，又接了太太，这些事我也全知道。他从来不给我写信，我也不会去打听他的地址。只有在他辞官以后路过上海时，找到我的住处，拉我出去在本地馆子里吃过一顿饭。他喝了酒滔滔不绝地对我讲他的抱负，他的得意和他的不得意。我很少插嘴。只有在他问到我的写作生活，书的销路和稿费的多寡时才胆怯地回答几句。那时我才出版过两本小说集，间或在杂志上发表一两篇短文不知道怎样他都读过了，而且读得仔细。“写得不错！你很能写！就是气魄太小！”他红着脸，点着头，对我说。我答不出话来，脸也红了。“你为什么尽写些小人小事呢？我也要写小说，我却要写些惊天动地的壮剧，英雄烈士的伟迹！”他睁大眼睛，气概不凡地把头往后一扬，两眼光闪闪的望着我。“好，好，”我含糊地应着，一面低下了头，在他面前我显得很寒伦了。他静了片刻，忽然哈哈大笑起来。他第二天便上了船。可是他的小说却始终不曾出版，好像他就没有动过笔似的。

现在站在我面前的就是这个朋友，高身材，宽肩膀，浓眉宽额，鹰鼻，嘴唇上薄下厚，脸大而长，他並沒有大的改变。只是人稍微发胖，皮色也白了些。他把我的瘦小的手捏在他那肥大的，汗湿的手里。

“我知道你买了杨家公馆，却不知道你是不是住在城里，我又想你会住在乡下，又害怕你那位看门的不让我进去，你看我这一身装束！”我带了一点窘相结结巴巴地答道。

“好啦，好啦，你不要挖苦我了。你住在哪儿？让我去看看，我以后好去找你，”他诚恳地笑道。

“国际饭店。”

“你什么时候到的？”

“大概有十来天。”

“那么你就一直住在国际饭店？你回到家乡十多天还住在旅馆里头？你真怪！你不是还有阔亲戚吗？你那个有钱的叔父，这几年做生

意更发财了，年年都在买田。你为什么不去找他？”他放开我的手大声说，声音是那么高，好像要街中的行人都听见他的话似的。

“小声点，小声点，”我着急地提醒他。“你知道他们早就不跟我来往了……”

“可是现在不同了，你现在成名了，书都写了好几本，”他不等我说完便抢着说。“连我也很羡慕你呢！”

“好啦，好啦，你也不要挖苦我了。我一年的收入还不够做一套像样的西装，他们哪里看得起我？他们不是怕我向他们借钱，就是觉得有我这个穷亲戚会给他们丢脸。哦，你的伟大的小说写成没有？”

他怔了一下，忽然哈哈大笑。“你记性真好。我回家以后写了两年，足足写坏了几千张稿纸，还没有整整齐齐地写上两万字。我没有这份本领。我后来又想拿起笔翻译一点法国的作品，也不成。我译雨果的小说，别人漂亮的文章，我译出来连话都不像，丢开原书念译文，连自己也念不断句，一本《九十三年》我译了两章就丢开了。我这大学文科算是白念了。从此死了心，准备向你老弟认输，以后再也不吹牛了。现在不讲这些，你带我到你旅馆里去。国际饭店，是吗？这样大的旅馆在哪条街，我怎么不知道！”

我忍不住笑了起来。“名字很大的东西实际上往往是很小的。就在这附近。我们去吧。”

“怎么，这又是什么哲理？好，我去看看就知道的。”他说着，脸上露着欣喜的微笑。

二

“怎么，你会住这样的房间！”他一进房门就惊叫起来。“不行，不行！我不能让你住在这儿！这样黑，窗子也不打开！”他把窗门往外推开。他马上咳了两声嗽，连忙离开窗，掏出手帕揩鼻子。“煤气真难闻。亏你住得下去！你简直不要命了。”

我苦笑，不在意地答了一句：“我跟你不同，我这条命又不值钱。”

“好啦，不要再开玩笑，”他正经地说。“你搬到我家去住。不管你愿意不愿意，我一定要你搬去。”

“不必了，我过两天就要走的。”我支吾道。

“你就只有这点行李吗？”他忽然指着屋角一个小皮箱问道，“还有什么东西？”

“没有了，我连铺盖也没有带来。”

他走到床前，向床上看了看。“你本领真大。这样脏的床铺，你居然能够睡觉！”

我不说什么，只是笑了笑。

“行李越少越好。我马上就给你搬去。我知道你的脾气，你住在我家里，我决不会麻烦你。你要是高兴，我早晚来陪你谈谈，你要是不高兴，我三天也不来看你。你要写文章，我花厅里环境很好，很静，又没有人打扰你。你说对不对？”

我对他这诚意的邀请，找不出话来拒绝，并且我听见他这么一讲我的心思也活动了。可是他并不等我回答，就叫了茶房来算清旅馆帐，他争先付了钱，又吩咐茶房把我的皮箱拿下楼去。

我们坐上黄包车，二十分钟以后，便到了他的家。

三

灰砖的高门墙，发亮的黑漆大门。两个脸盆大的红色篆体字“憩园”傲慢地从门楣上看起来。本来关着的内门，现在为我们的车子开了。白色的照壁迎着我。照壁上四个图案形的土红色篆字“长宜子孙”被嵌在蓝色的圆框子里。我的眼光正定在它上面，车就转弯了。车子在这石板铺的院子里滚了几下，在二门口停下来。朋友提着皮的箱跨进门限，我拿着口袋跟在他后面。前面是一个正方形的铺石板的天井，天井那一面便是大厅。一排金色的门遮掩了内院的一切。大厅上一个角里放着三部八成新的包车。

什么地方传来几个人同时讲话的声音，可是眼前一个人的影子也

没有。

“赵青云！赵青云！”朋友大声唤道。我们走下天井。朋友向左边看，左边是门房，几扇门全开着，桌子板凳全是空着的。我又看右边，右边一排门全闭得紧紧的，在靠大厅的阶沿上有一道小门，门楣上贴着一张白纸横条，上面黑黑的两个大字，还是那篆体的“憩园”。

“怎么到处都写着憩园？”我好奇地想道。

“就请你住在这里面，包你满意？”朋友指着那小门对我说。他不等我回答，又大声唤起来：“老文！老文！”

我没有听见他的听差们的应声，我觉得老是让他给我提行李，不大好，便伸过那只空着的手去，说：“箱子给我来提吧。”

“不要紧，”他答道，好像怕我会把箱子抢过去似的，他连忙加快脚步，急急走上石阶，进到小门里去了。我也只好跟着他进去。

我跨过门槛，就看见横在门廊尽处的石栏杆，和栏外的假山，树木，花草，同时也听见一片吵闹声。

“谁在花园里吵架？”朋友惊奇地自语道。他的话刚说完，一群人沿着左边右栏转了出来，看见我那朋友，便站住了，恭敬地唤了一声：“老爷。”

来的其实只有四个人：两个穿长衫的听差，一个穿短衣光着脚车夫模样的年轻人，和一个穿了一身干净学生服的小孩。这小孩的右边膀子被那个年轻听差拖着。可是他还在用力挣扎，口里不住地嚷着：“我还是要来的，你们把我赶出去，我还是要来的！”他看见我那朋友，气愤地瞪了他一眼，撅起嘴，不讲话。

朋友倒微微笑了。“怎么你又跑进来了？”他问了一句。

“这是我自己的房子，我怎么进来不得？”小孩倔强地说。我看他长长脸，眉清目秀，就是鼻子有点向左偏，上牙略微露出来。年纪不过十二三岁的光景。

朋友把皮箱放下，他吩咐那个年轻的听差道：“赵青云，把黎先生的箱子拿进下花厅去，你顺便把下花厅打扫一下，黎先生要住在这儿。”听差应了一声，又看了小孩一眼，才放开小孩的膀子，提着我的皮箱沿着

右边石栏杆走了。“老文，你去跟太太说，我请了一位好朋友来住，要她捡两床干净的铺盖出来，喊人在下花厅铺一张床。脸盆茶壶和别的东西都预备好。”头发花白，缺了门牙的老听差应了一声“是，”马上沿着左边石栏杆走了。

剩下一个车夫，惊愕地站在小孩子背后。朋友一挥手，短短地说声“去吧。”连他也走开了。

孩子不讲话，也不走，只是撅起嘴瞪着我那朋友。

“这是你的材料，你很可以写下来。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”朋友得意地笑着对我说，然后提高声音：“这位是杨少爷，就是这公馆的旧主人，这位是黎先生，小说家。”

我向着小孩点一个头，可是他并不理我，他带着疑惑和仇恨的眼光望了我一眼，然后把两手插在裤袋里，大人似地问我朋友道：

“怎么你今天不赶走我？你在做什么把戏？”

朋友并不生气，他还是笑嘻嘻地望着小孩，从容地答道：“今天碰巧黎先生在这儿，我介绍他跟你认识。其实你也太不讲理了，房子既然卖给别人，就是别人的东西，为什么还要常常进来打麻烦呢？”

“房子是他们卖的。我又没有卖过，我当然来得。我来，又不弄坏你的东西，我不过折几枝花。横竖你们难得有人看，折两枝，也算不了什么。就这样小器！”小孩昂着头理直气壮地说。

“那么你为什么老是跟我的听差吵架？”朋友含笑问道。

“他们不讲理，我进来给他们看见，他们就拖我出去。他们说我来偷东西。真浑帐。我房子都让他们卖掉了，还希罕你家里这点东西？我又不是没有饭吃。不过不像你有钱罢了。其实有几个臭钱又算什么！”这小孩嘴唇薄，看得出是个会讲话的人，两只眼睛很明亮，一张脸挣得通红。

“你让他们卖掉房子？话倒说得漂亮！其实你就不让他们卖，他们还是要卖的！”朋友哈哈大笑起来。“有趣得很，你今年几岁了？”

“我多少岁跟你有什么相干？”孩子气恼地掉开头说。

那个年轻听差出现了，他站在朋友面前，恭顺地说：“老爷，花厅收

拾好了，要不要进去看看？”

“你去吧，”朋友吩咐道。

听差望着小孩，又问一句：“这个小娃儿——”

朋友不等听差讲完，就打岔说：“让他在这儿跟黎先生谈谈也好。”然后向着我：“老黎，你可以跟他谈谈，”（他指着小孩）“你不要放过这个好材料啊。”

朋友走了，听差走了。只剩下我同小孩两人站在栏杆旁边。我望着他，他也望着我。他脸上怒恼的表情消失了，他正用怀疑的眼光在打量我。他不移动脚步，也不讲话。我忍耐不住，最后我说了一句：“你请坐吧。”我用手拍拍石栏。

他不答话，也不动。

“你今年几岁了？”我又问一句。

他自语似地低声答了一句：“十三岁。”忽然他走到我面前闪着眼睛，伸手拉我的膀子，央求我：“请你折枝茶花给我好不好？”

我随着他的眼光看去。石栏外，假石的那一面，桂树旁边，立着一棵一丈多高的山茶。深绿色的厚叶托着一朵一朵的红花。

“就是那个？”我无意地问了一句。

“请你折给我。快点儿。等一会儿他们又来了，”孩子恳切地哀求，他那眼光叫我不能说一个“不”字。我知道朋友不会责备我随便乱折他园里的花。我便跨过栏杆，走到山茶树下，折了一小枝，枝上有四朵花。

他站在栏杆前伸着手等我。我就在栏外草地上，把花递给他。他接过花，高兴地笑了笑，说一声：“谢谢你，”马上转身飞跑了。

“等一下，等一下，”我在后面唤他。可是他已经跑出园门听不见了。

“真是一个古怪的小孩，”我这样想。

四

园里很静。现在只有我一个人。朋友把我丢在这里就不来管我了。我在栏外立了好几分钟，也不见一个听差进园来给我倒一杯茶。我便绕

着假山，在那曲折的小径里闲走。假山不少，形状全不同，都只有我身材那样高，上面披着藤蔓，青苔；中间有洞穴，穴内常开红白黄三色小草花；脚下径旁草玉兰还没有开放。走完小径，便到一间客厅的阶下，这客厅的窗台相当高，纸窗中嵌的玻璃全被绘着花鸟的绢窗帘掩住，我看不见房内的陈设，我想这应该是上花厅了。在这窗下，在墙角长着一棵高大的玉兰树，一部分树枝伸出在梅花墙外，枝上还挂着残花。汤匙似的白色花瓣洒满了一个墙角，有的已经变黄了。可是余香还一阵一阵地送入我的鼻端。

我在这树下立了片刻。我弯下身去拾了两片花瓣拿在手里抚摩。玉兰树是我的老朋友。我小时候也有过一个花园，玉兰花是我做小孩时最喜欢的东西。我不知不觉地把花瓣放到鼻端。我忽然惊醒地向四周看了看。我忍不住要笑我自己这种奇怪的举动。我丢开了花瓣。但是我又想：那个小孩的心理大约也跟我现在的差不多吧。这么一想，我倒觉得先前没有跑去把小孩抓回来询问一番，倒是很可惜的事了。

我并不走上台阶去推这客厅的门（我看见在阶上客厅门边有一张红木条桌和一个磁的圆凳），我却沿着墙往右手走去。我经过一个金鱼的水缸，经过两棵珠兰，一棵腊梅，走到一个长方形的花台前面了。这花台一面临墙，一面正对着一间窗户全嵌玻璃的客厅。我知道这就是所谓“下花厅”，我那朋友给我预备的临时住房了。花台上种着三棵牡丹，台前一片石板地。两棵桂树长在院子里，像是下花厅的左右两个哨亭。左右两排石栏杆外面各放了三大盆兰花，花盆下全垫着绿色的圆磁凳。

我走上石阶，预备进花厅去，但是朋友的声音使我站住了。他远远地叫道：“老黎，怎么只有你一个人？那个小孩什么时候走的？你跟他谈了些什么话？”

我掉过头去看他，一面说：“你们都走了，当然只有我一个人……”可是我没有把话说完又咽下去了，因为我看见他后面还有一个穿淡青色旗袍，灰绒线衫，烫头发的女人，和一个抱着被褥的老妈子。我知道他太太带着老妈子来给我铺床了。我便慢慢地走去迎接他们。

“我给你介绍，这是我太太，她叫万昭华，你以后就喊她做昭华好

了；这是老黎，我常常讲起的老黎。”朋友扬扬得意地，给我们介绍了。他的太太微微一笑，脸一红，头轻轻点了一下。我把头埋得很低，倒像是在鞠躬了。我抬起头，正听到她：“我常常听见他讲起过。黎先生住在这儿，我们不会招待，恐怕有怠慢的地方……”

朋友不给我答话的时间，他抢着说：“他这个人最怕受招待，我们让他自由，安顿他在花厅里不去管他就成了。”

他太太看他一眼，嘴唇微微动一下，好像要表示不赞成他这说法似的。可是她并没有说什么，只是对他笑了笑。他也用了爱抚的眼光还答她。我看得出他们夫妇间的感情是很好的。

“虽是你老同学，黎先生究竟是客人啊，不好好招待怎么行，”太太含笑地说，话是对他说的，她的眼睛却大方地望着我。

一张不算怎么长的瓜子脸，两只黑黑的大眼睛，鼻子不低，嘴唇微薄，肩膀瘦削，腰身细，身材高高，她跟她丈夫站在一块儿，她的头刚达到他的眉峰。年纪不过二十三四，脸上常常带着笑意，是一个可以亲近的，相当漂亮的女人。

“那么你快去照料把屋子给他收拾好。今晚上你自己动手做点菜，让我跟他痛快地喝几杯酒，”朋友带笑催促他太太道。

“要你太太亲自做菜，真不敢当……”我连忙客气地插嘴说。

“那么你就陪黎先生到上花厅去坐坐吧。你看黎先生来了好半天，连茶也没有泡，”她带着歉意地对丈夫说，又对我微微点一下头便走向下花厅去了。老妈子早已进去，连那个老听差老文也进去了，他手里抱着更多的东西。

五

“怎么样？你还是依我太太的话到上花厅去坐呢，还是就坐在这栏杆上面？不然我们就在花园里走走也好，”朋友望着他太太的背影，过了片刻才问我道。

我们这时立在门廊左面一段栏杆里。我背向着栏外假山，眼光却落